

【文艺评论】

诗意充盈的 中国气节与气象

□ 郑劲松

“如果每个节气都成为一种气节/那么,所有的日子都将成诗。”这是笔者为二十四节气写下的一句诗。端午,并不在二十四节气之中,却和清明、春节、中秋一道,成为中国的四大传统节日。究其起源和精神内核,端午似乎更符合这句诗,应该是中国最具诗歌精神与气节内蕴的文化节日。

谁也无法否认,近年来,包括端午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回归与复兴令人欣喜,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如火如荼,文旅融合,唱响一曲曲盛世欢歌,形象生动地向世界展开一幅当代中国的和美生活图景。这正是文化自信的生动表达,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文化上的复兴。这样的复兴,有着两千多年的历史积淀,诗意荡漾而血脉丰盈。

关于端午,首先应记住这样一件“往事”——

2009年9月30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召开,会议决定:中国端午节列入《世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自此,起源于中国的端午节有了一张世界“身份证”。

在此之前的2005年,韩国“江陵端午祭”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这一消息在中国文化界引发轩然大波。其实,“江陵端午祭”与中国的端午节不是一回事,并不影响中国的申遗。

比较而言,韩国“江陵端午祭”从酿制“神酒”开始,虽然也在端午举办,但它是仅限于江陵市的一种民俗祭祀活动,而非节日。而中国端午节主要以纪念诗人屈原为主,早已成为全国性文化节日,节日前后,全国各地都会举行各种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可以说,中国的端午节有着更为悠久的历史起源,更深厚的文化积淀,更丰富的精神内涵,更广泛的受众范围,更具东方文化的诗意气质。

众所周知,屈原作品为主体的《楚辞》是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源头之一,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璀璨明珠,“逸响伟辞,卓绝一世”(鲁迅语)。“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的“求索”精神,成为历代中国仁人志士信奉和追求的一种高尚人格。早在1953年,屈原逝世2230周年之际,世界和平理事会通过决议,确定屈原为当年纪念的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所以,纪念屈原的中国端午节列入世界非遗,理所当然。

另一件有关端午的往事发生在80多年前的重庆,同样值得纪念和缅怀。

彼时,作为抗战大后方中心的重庆,文化名人云集。1940年端午节,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以下简称“文协”)在重庆举办晚会,纪念伟大诗人屈原。郭沫若在节前的5月3日写下《关于屈原》一文,指出屈原身上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的尊重正义、抗拒强暴的优秀精神”。晚会上,有会员提出将“端午节”定为“诗人节”,得

到积极响应。但由于时间匆忙,诗人节的正式举办,是第二年即1941年的端午。

为准备这个具有特别意义的节日,“文协”会员一方面广泛征集纪念文章,一方面与《大公报》《新蜀报》等报刊联系,希望能为“诗人节”辟出专版。“文协”负责人老舍约请友人起草《诗人节缘起》,交郭沫若修订后,提前印出,广泛散发。这篇文章在端午节当天(1941年5月30日)的《新华日报》上正式发表,文中说“他(屈原)的殉国的日子端午,两千数百年来一直是民族的纪念日。我们爱好诗歌的人们现在决定把这个民族的纪念日,作为中国的诗人节……我们要效法屈原的精神,使诗歌成为民族的呼声……要向全世界高举起独立自由的诗艺术的旗帜,诅咒侵略,讴歌创造,赞扬真理。中华民族新生的朝气在飘荡,中华民族独立自由的精神在飞扬,中国新的诗艺术的光芒,将永远在宇宙中辐射。”时隔82年,重读这样的激扬文字,依然令人热血沸腾。

诗人节轰动热烈。著名作家郭沫若、老舍、孙伏园、徐迟、安娥、吴组缃等写有诗歌或文章。著名画家李可染创作屈原画像,经郭沫若题词后装裱,挂在纪念会场。著名小提琴演奏家马思聪将屈原《九歌》中的《云中君》一节谱成歌曲,由歌唱家李嘉嘉唱;诗人方殷作词《汨罗江上》,由王云增作曲,“文协”会员合唱队演唱。众多大学教授、政界人士也纷纷吟诗作赋。于右任在会场演讲:“中华民族的诗人即中华民族的战士。我们要效法屈原精神,使一草一木都为表现民族气节的题材!”

这一发源于民族危亡之际、创办于重庆的中国诗人节,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没得到延续,但端午之于屈原的爱国精神这一节日的文化初心,却从来没有、也不该被淡忘。就在笔者写这篇短文的时候,重庆的一个作家诗人微信群里,又有人倡议设立中国诗人节,并建议由这一节日的发源地重庆来举办。

这样的倡议值得肯定。办不办诗人节是其次的,需要铭记的是:端午节不仅仅是划龙舟、吃粽子、挂菖蒲,也不仅仅是一个国家法定假日,我们应该懂得,端午和众多传统节日蕴含着怎样的中国文化精神,表达着怎样的家国情怀与民族气节。

每到端午节,抖音、快手里总会有人传播着诗人章晓宇创作、朗诵家徐涛诵读的诗歌《屈原颂:生死交响》——

“你眼观世情,却在九天/你本是名相,却化身诗魂/你纵身一跳,却拥抱了永恒/……你走了,但山峦还在,河流还在,诗歌还在/这片大地的信念、勇气尊严还在……归去来兮,虽九死而犹未悔的花开花落呀/归去来兮,路漫漫其修远兮的上下求索/归去来兮,舒展你诗意的翅膀带领飞翔吧/飞过汨罗,飞过橘林,飞过楚天万里清秋/飞过文脉千载兴衰,飞翔在中华民族的心灵苍穹!”

听听,这不正是中华民族伟大的精神气节与恢宏气象吗?

浪尖上的端午

□ 李明忠

在安居古镇,端午赛龙舟是一件赏心乐事。人们兴高采烈,奔向江边,踮着脚,伸着脖子,站成焦急而又耐心的长龙,见首不见尾。

潮平岸阔。引凤门、迎龙门、琵琶嘴、黑龙嘴搭起彩棚。商贩们摆摊设点,操着不同的腔调,引诱着游客。花鼓敲响清脆,魔术变出笑声,冲冲糕、油果子、花生糖香味弥漫,游人熙来攘往挤挤挨挨眼看就要挤爆江岸。

忽的,摩托艇呼啸而出,开始暖场表演,拉开龙舟竞速序幕。艇身斜倾,穿波戏浪,插向江心,又突然折回,来往穿梭。大艇在前开路,剪开一江雪浪和哗啦啦的欢笑。小艇随后,四个青年手拉着手直飞云天。水管喷射江水,如巨龙腾空,继而又屈身缩回踏波戏浪潇潇洒洒。

一阵呼号从波涛上涌起,迎着拍岸的涛声。黑帆高扬,船工整齐地打着浆,吼着川江号,孤木船缓缓驶来。

鼓乐骤然响起,哗啦啦冲开江面,推开江水。船首燃起高香,人们端出煮熟的白肉,在香案上供好铜梁龙舞的龙头。

鼓声咚咚,摆得地皮直跳,两条巨龙呼的一声腾起,翻飞旋转横冲直撞,这一番铜梁龙舞预示着赛龙舟马上就要开始了。

船出江了,是商会和旅游公司的花船。临近的关渡、高楼镇与合川的太和场也都驾着花舟赶来了。

先看船身,一律新刷了黑漆,披红挂彩,方头高尾。再看装饰,你有一龙戏珠翻江倒海,我来猛虎长啸气吞山河;你有一串串红灯笼高挂船篷,我有一把把油伞绽放船头。又看步态,你行舟劈波斩浪气度雍容,我打浆潇洒劲道从流飘荡。

花船船舱里,客人们有的喝茶吃烟,猜拳行令;有的高谈阔论,预测竞速的输赢。船老大一边摇扇,一边望着龙舟来的方向,悠闲的气度写在眉间。

比赛正式开始,吼声隐约传来,日光跳荡的江面荡来一排龙舟,细看有七艘,赤橙黄绿青蓝紫,拼死拼活往前冲。鼓声咚咚直直地刺破江天,又狠狠砸进橹手的耳鼓,统一着击浆的节奏,船桨起落像无数砍刀劈进江水,江水似乎疼痛无比忍无可忍拼死挣扎波浪翻滚,风涛推送波峰,后浪碾压前浪。

龙舟颠簸起伏,你追我赶,寸步不让。渐渐看清了,船头站着指挥,头戴白草帽,身着白绸衫,摇着折扇,喊着号子。细看龙舟,狭长细窄,船身轻薄,形如刀片,龙头龇牙咧嘴浓墨重彩,龙尾简笔勾勒遒劲高翘,鳞片斑斓五彩灵光闪闪。

赛程渐渐短了,龙舟开始冲刺,鼓手纵身跃起,双槌齐下,使出全身力气。摇橹手肌腱隆起青筋绽起前推后撤齐声吆喝,龙舟并驾齐驱拼死拼活往前冲。

你看那船尾的旗帜,无论是龙旗、虎旗、北斗七星旗、八卦连环旗,无一不是迎风招展,彰显着可贵的余勇和必胜的信心。汗水砸响船板,嘶喊声震天。

两只龙舟领先一程,比翼齐飞,似乎有约在先同赴终点。观众拼命喊着加油,又突然沉默,瞪大眼睛,屏住呼吸。说时迟,那时快,红龙舟突然发力冲锋在前终成群龙之首。岸上的欢呼、喝彩如同汹涌奔腾的江水声震天地一浪盖过一浪。

快到终点了,一个橹手纵身一跃,插进江水,一群橹手跟着跳了下去,奋力前游抢鸭子。那鸭子事前灌了酒,醉眼蒙眬岸边闲游,突见群手乱舞,猛然清醒过来,声声尖叫,扑闪双翅,贴着水面飞起来。

橹手扑了空,扑出一阵哄笑声。第二艘龙舟冲来了,又一群汉子扑进江水,加入抢鸭子的队伍。

船靠岸了,橹手飞身下船,一窝蜂涌去彩棚,人抬人,人叠人,人举人,伸开手臂,抢抓悬挂在棚门上的红包。

呐喊声,锣鼓声交织在一起,江天茫茫……

重庆,我的第二故乡

□ 邵茹波

转眼间,我已经在第二故乡重庆生活了22年之久。

2000年秋季,在本科毕业后工作的第二年,我准备考研。那时的互联网还不发达,要查看全国的研究生招生目录,只能到当地的教育局。从小学到大学再到工作,我从来没有出过老家所在的省份,因此很想趁着这次考研的机会到外省去开创一片新天地。

那个漫长的下午,我在教育局的办公室里一本一本地翻看每个省的招生目录。当翻到位于重庆市北碚区的西南师范大学时,我猛地下定了决心。首先对这个新中国最年轻的直辖市,我充满了兴趣;其次,西南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专业的考试科目有一门为《写作》,这正是我的专长。

那时候,我从来没有到过重庆,也没有听说过北碚。考场上,为了答卷方便,报考同一所大学的考生安排在一起。我旁边的考生问我:“你去过西师吗?”我说:“没有。”他说:“西师很漂亮,美若西施。”最终以偿,2001年秋季,怀揣着朝觐“西施”的梦想,来到了面朝嘉陵江、背靠缙云山的西师,在那里度过了三年的青春时光。

难忘缙云山上密密麻麻的翠竹和温馨简朴的农家乐,让我们一次次地流连忘返;难忘嘉陵江江滩上的鹅卵石,让我们在捡拾过程中度过了一个个美好的周末;难忘金刀峡,让我们游走在古栈道上,聆听着溪水的潺潺之声;难忘梁实秋故居雅舍和老舍故居,让我们感受到了浓浓的文化气息;难忘清幽古朴的自然博物馆老馆,让我们在缅怀科学家、体味老建筑的同时,接受了科学教育;难忘西

师的园子——桃园、李园、杏园、橘园,让我们天天徜徉在花园式校园中;难忘北碚综合批发市场(简称综批),让我们这些穷学生购买到了物美价廉的各式生活用品。

当然,最难忘的是我在西师结识了后来成为我妻子的女友。关系确定后,我们决定去领证。到西师的桃园派出所领出集体户口页,我们手牵手来到北碚区婚姻登记处,捧回了写着“渝碚民结”字号的大红证书。

硕士毕业前,我跑遍了大半个中国去求职,最终留到了位于重庆主城区南边、长江南岸的南岸区工作。山城重庆,果然是“城在山中,山在城中”。读研时,我生活在缙云山脚下;而工作单位所在的南岸区,则矗立着一座南山。22年来,我逐渐习惯了这种爬坡上坎的生活,逐渐适应了重庆的气候、饮食、语言和交通。

我感受最深的就是交通。受山城地形所限,重庆的公路弯弯曲曲,起伏起伏,非常考验司机的功力。在西师读书时,我经常要乘坐“5”字打头的公交车,摇摇晃晃两个小时才能到主城区其他区。那时手机还没普及,漫长的旅程中,我只能漫不经心地欣赏着路边的风景。

自从直辖以来,重庆大力发展轨道交通,公交车的地位反而降了下来。轨道交通对于我来说,不仅仅是一种交通工具,更是重庆的骄傲。

每来一个客人,我都会自豪地向他们推介。每当老家来人,或者外地的同学来重庆旅游、出差,我总是乘坐轨道交通3号线去江北机场或者重庆北站接站,然后原路返回,一路上不断地指着车厢窗外给他们指指点点:“这是园博园,我们过几天抽空去玩。”“这是观音桥,车站上方是著名

的步行街。观音桥还有一个美丽的传说呢。”“这是嘉陵江,水多清呀。”“这是重庆火车站,我们现在在它的空中。”“又过江了,这次是长江。晚上从这里过,能看见壮丽的夜景哟。”到四公里站时,我还特意让他们下车停留一会儿,观摩一下轨道车辆是如何调转方向的。

接下来的几天,我会带着客人去四处游玩,交通工具当然首选轨道交通。因为轨道交通既舒适,又不会堵车,车票还不贵。幸运的是,主要景点附近都有轨道交通站,1号线可到朝天门、洪崖洞、通远门城墙遗址公园、鹅岭公园、磁器口等;2号线可到解放碑、三峡博物馆、动物园等;3号线可到观音桥、园博园、碧津公园等;6号线可到自然博物馆、科技馆、花卉园等;10号线可到中央公园等。

在乘坐轨道交通的过程中,我会继续向他们介绍,以前在轨道交通未通的时候,我要到这些地方是如何的不方便;其他城市的地铁一路黑乎乎,重庆的轨道多架在高架桥上,实乃看风景的绝佳选择;重庆修建轨道交通实属不易,一会儿要跨江,一会儿要钻隧道,一会儿还要穿越建筑物,还要不断地上坡、下坡、转弯;2号线有个穿楼而过的李家坝站,9号线有个全国最深的地铁站——红岩村站。

如今的北碚区,和我读研时自然不可同日而语,“5”字打头的公交车虽然还在,但轨道交通6号线开通了,自然博物馆新馆开放了,城南新区开发了。

我偶尔会回到北碚——我的重庆人生起步的地方,感受一下她的新变化、新气象;也会回到已升级为西南大学的母校,拜访一下尊敬的老师、亲切的同学。

美“荔”桥坪村

绝:“荔枝是我们桥坪村一张响亮的名片……”

对荔枝的认识,大众耳熟能详的莫过于唐代诗人杜牧的《过华清宫绝句三首·其一》。这令古代帝王、文人情有独钟的果儿怎么会在桥坪村落脚呢?

原来,桥坪村的荔枝种植是从2018年开始的,它还是桥坪村人“报效乡梓”的一个力证呢。村人程唐川、李治华,一个客居香港,一个创业四川,一个四十几岁,一个五十多岁,两位同乡先后回乡,一起投资创业。他们不惜耗尽身家,让荔枝园从一期的600多亩,发展到如今的1100多亩,还带动了上百户人家一起致富。

在桥坪村种植荔枝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荔枝种植对纬度要求极高,非18—30摄氏度不可。桥坪村纬度29摄氏度,在全球荔枝的分布纬度中算是最高的。为此,这里的荔枝要在7月中旬才能成熟。那时,其他地方的荔枝都已经收完了。

桥坪村处长江边,独特的地理

环境形成了湿热、无霜冻的小气候,土壤层也是典型的冲击土壤,质地优良,微量元素丰富,非常适合荔枝的生长。这里的荔枝成熟期最晚,品质优良,来自国内外的订单应接不暇。2019年,一期出果的第一年,2.5万斤鲜果就被来自日本的客户全部订购。

我信口吟道: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随行的朋友笑着说,现在运输方便了,办法多的是,没有那么复杂了。

原以为在1100多亩的荔枝园里能看到很多如蜜蜂一样辛勤劳作的身影,事实上我只看到一个身着干干净净蓝色衬衫的男子在垄上巡察,他崭新的草帽底下是一张干干净净的笑脸。

他是技术员老王。我好奇每条垄上都有有一根黑色的塑料管子。老王在一棵荔枝树旁蹲下身去,一边拿起管子察看,一边用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向我们科普:“我们是标准化荔枝园,不像过去那样需要农人在地里灌溉。高标准的水肥一体化,就是灌溉与施肥融为一体的农业新技术。你仔细看,管道上每隔一段距离有一个滴头,通过可控管道系统与滴头,就可以均匀、定时、定量地给每棵树提供营养。对了,垄下面都埋了中药渣,既为土壤增加有机质,发酵后还会生成很多有益菌,这样,荔枝的根系就会更发达。”

哦,美哉!肩挑手提的人力灌溉与施肥方式已经是过去式了。桥坪村荔枝园的劳动形态是崭新的,精细的,精准的,科技的。

桥坪村人对荔枝园还有很多构想:建设观景平台,增设可移动太空舱民宿,在二期二期荔枝园中间的山峦上种植桃花林,以荔枝园为依托,打造桥坪村文旅新样本。

“起步难,做好了就越来越好。你看周围那些别墅型的房子,你看那户人家门前盛开着一大片火红的玫瑰……外地返乡修房的人越来越多,咱们村人气越来越旺啊。”三十刚出头的程书记站在山峦最高处,越说越激动,青春的眼睛炯炯有神。

顺着他向前伸出的手臂方向,我看到一江清波,两岸青翠。目光收回,这千里莺啼绿映红的水村山郭,正是我们的家乡,我们的乡愁。

临别返程,车子启动了。程书记向我们不停地大幅度挥手:“别忘了哦,七月份,桥坪村首届荔枝节,一定要再来做客啊!一定要来啊!”



花间辞系列 (国画) 蒋才

投稿邮箱:kiwtzx@163.com